

【底层行走】

□张刚

前段时间,办公室里来了姐弟二人,准确地说,是70多岁的姐姐带着60多岁的弟弟,来找我反映情况,这又是一个“干着干着把自己干丢了”的故事。

好在档案居然转到了自己的手里,上面红彤彤的大红印章是没错的,类似的这样“干着干着把自己干丢了”的例子有不少,有些无证可查,当事人说:“我说的全是真话!”可是没有任何丁点儿的档案资料,没法证明呀!

这些齐全的档案材料,让人看到了问题解决的希望。

这姐弟三人是一个老先辈的后代,来的姐姐和另一个没来的姐姐,都自己拿钱,给弟弟交了十来年的养老保险。每月九百多元。姐姐给弟弟花钱,很大程度上要看姐夫的眼色,让我油然对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产生了敬佩,把赞美之词毫不吝啬地献给了她。

在姐姐点点泪光中,我委婉地批评了这个已经60多岁的弟弟:“你一个大老爷们,自己的事情得自己上心,转关系一定要问个清楚明白!二十多年过去了,落得这个局面,却让俩姐姐操心。如果不是俩姐姐深明大义,更是俩姐夫胸怀宽广,你这后半辈子该如何过?”

姐姐爱护弟弟的这腔深情,令人动容。要知道,她们也是工薪家庭,也要抚养孩子照顾家庭,这些钱是一分一毛地从嘴里抠出来的。这十多年来,谁理解姐姐对弟弟的满腔爱意?

但是后来,我又给姐姐做了思想工作:我支持你帮弟弟去找原单位寻求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是请求,而是正当的要求,不要跪着,但也不要偏激。

一定要心平气和地去找单位说理,实在说不通,就通过信访渠道解决,现在党和政府是有正气的,要相信正义。

但我又分析,如果这事得不到解决,那也不要因此而走入另一条死胡同。人生之路十分漫长,已过了六十多岁,一定要想好剩下的日子怎样健康理性平和地走完?

我说,作为大老爷们的弟弟,一定要想着姐姐的恩情,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健康,一定要从这段人生的阴影中走出来,现在说要干一番事业基本不可能,但养好身体,就是给姐姐减轻负担,弟弟的笑脸,就是姐姐的开心果,剩下的日子还要姐弟三人,搀扶着走过。

【岁月留痕】

□冯连伟

我的故乡的传统风俗是大年初二这天,凡是嫁出去的闺女,不论是刚出嫁的,还是嫁出去几十年的,都是娘家人去“叫”,而不是像有些地方的风俗,嫁出去的闺女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和女婿孩子这些“战利品”主动凯旋。

过去生活困难的时候鸡鱼肉蛋都稀罕,可嫁出去的闺女为了年初二这天娘家来人,必须好吃好喝好招待,从春节前就开始做准备了。有资格去“叫”出嫁的闺女的,上至叔叔伯伯,下至小辈的侄子,如果这个大家庭出嫁的女儿多,基本上男丁们都有机会;如果儿子多女儿少,当家长的为了安排谁去“叫”闺女还真是挺伤脑筋的,因为农村人走亲戚也是过年期间的大事。

我父亲姊妹仨,我只有一个姑姑。到大年初二那天早上安排去“叫”姑姑的时候,都是由我大伯安排。为了保持平衡,都是大伯家和我家各派一人参加;第二年虽然还是一家一个,但人又换了。

大伯家两个儿子,没有闺女,我家姊妹5个,我的大姐是老大,我七岁的时候,大姐出嫁了。到了今年的春节,大姐已嫁出去45年了。屈指算来,这四十多个春节,我除了有限的几次没有参加,至少在大年初二这天和其他哥哥们一起去“叫”了40次大姐。

这么些年,单说“叫”大姐的交通工具吧。上世纪70年代是独轮小推车,80年代是自行车,90年代是骑摩托车,此后是机动三轮车,私家轿车。私家轿车也由最初的“普桑”到“飞度”,到“雅阁”,直到现在开着的“沃尔沃”。

## 总有一些背影温暖你的眼窝



作为这些年付出了血汗的姐姐,今后更要为弟弟好好地活着,不要激动,如果真为这两三万元,激动过头了,身体受损,因此少活个十年八年,那争回这两三万又有什么意义?你当姐姐的任务还很重呢,眼看当下的情况,还需要姐姐再拉扯一把。

更何况,人活着不仅仅是个人,还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的家庭,还有其他亲人,不要再给他们添伤心的麻烦,活好自己,就是为活好一个家庭做贡献。

姐弟俩擦干眼泪,下楼时姐姐说,我听你的张老师,要好好活着,也要让弟弟好好活着,我也不去闹,但我要挺直腰杆。我说这就对了,我站在你们这边给你们鼓劲儿。

看着姐姐扶着弟弟进电梯的背影,我眼窝一热,这就是那个信任你,来找你帮助的,不是亲人的亲人。

偶尔我也值个夜班,偶尔也坐这个城市23:50最晚的一班公交回家,发现夜公交成了代驾小哥的专车,每次深夜公交,车上只有两三个代驾小哥,身体壮实,是典型的山东大汉。其中一位相貌奇伟,双眉之间有一个火红的大痣。

那几天,天寒地冻,他们都裹着厚厚的棉衣,一辆可折叠的电动自行车,我仔细观察了观察,像是后来改装加的电瓶,他们一脸的疲惫,但又一脸的憧憬,急匆匆地从一个小区赶到另一个酒店。公交司机缓缓开着车,等代驾小哥把电动车挪下公交了,确认安全了,再慢慢朝前开。大家都是无声的默契,其实是在寒夜里走过相同的一段路,是共

同走过一段短暂的深夜旅程。我就想,他们的家人一定还在盼着他们平安归来,也许孩子还很小,甚至还在襁褓之中,还不知道自己父亲的这番打拼,但是如果是身为父亲的代驾小哥,一定早早盼着带着丰收的喜悦,早些回到温暖的被窝,就像我走进院子,抬头一看,其他住户的灯都黑了,只有属于我的那一扇阳台上的灯是亮着的,是家人留给我照亮回家的路。

每天清晨,都是早早起床送孩子,那时这个冬天的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但环卫工人早已上岗了,有一次路过一个路口,一位环卫大叔在认真仔细地洗刷一个马路牙子,洒水车冲起的泥浆,沾在大理石的马路牙子上,每天早晨清洗成为必不可少的工作程序,他在寒风中认真地挥动拖把清洗,神情专注,一辆公交车经过时,远远地就摁了一下喇叭,这是给寒风中环卫大叔送上善意的提醒,还是送上冬日的祝福?还是送上职业的敬意?或许都有。

曾经有一位同事,转发了一位一手抱孩子一手扶三轮车送快递的大姐的照片,说自己“眼眶一热,泪就下来了”,其实看到代驾小哥搬电瓶车,看洗马路牙子的大叔时,我的眼泪也下来了,我在同事的朋友圈给他回复说:“我陪你”。

总有一些生活的感动,令你眼窝一热,这不仅仅是生命的本能,更是生活本身。

谨以此笨拙的文字,默默致敬这些高大的背影。

## 五六旬哥俩走姐家

推着独轮车去“叫”大姐的时候,一般都是大伯家的大哥或二哥和我家的一个哥哥一起推我去。那时到了大姐家,印象最深的是大姐夫一定要陪着我的两个哥哥喝几盅临沂老白干,大姐则给我精心准备了红豆沙馍馍。酒足饭饱后,大姐收拾一小包袱的礼品,抱着上女儿就和我们一起回娘家。

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姐家的孩子越来越多,她的四个女儿相继出嫁,到了初二这一天,我和哥哥们仍然去叫大姐,但大姐初二这天不可能回娘家了,因为她的女儿也都是这天携夫带子回来了,大姐都会在女儿们上班后再回娘家住几天,到娘家找找当闺女时的感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父亲去世了,2016年10月母亲又去世了,大姐也已年近七旬。老娘去世后的两个春节,我们都是先从最近的二姐“叫”起,然后再去“叫”大姐,中午在大姐家聚餐。

娘在家就在,有娘的时候,姊妹是一家;娘走了,姊妹是亲戚,现在去叫大姐,真的是去“走亲戚”。

娘在的时候,我们一家每个周末都要回到老宅陪伴老娘,大姐二姐周末的时候赶过去,我们自然而然地相聚在一起,老娘跟前家长里短无话不说,无所顾忌,老娘走了,除了给老娘上坟的时候,大姐二姐在约定的日子赶过去,上完了坟姐姐妹妹们又怀着心痛告别老宅——老娘走了,还留下干什么呢?

今年大年初二早上,大姐二姐相继给我打电话。二姐离娘家二里路,有娘的时候,多数时候二姐都不用“叫”,

自己带着一双儿女回娘家;自从老娘走了,二姐也必须等着娘家人去“叫”,用她自己的话说:“过去叫不叫,我都回来,可以奔老娘,现在当哥的当弟弟的不叫,我来奔谁啊?”所以,从去年春节,我都是先去“叫”二姐,然后再和大哥去“叫”大姐。

从老家到大姐家十五华里,过去步行要一个小时,现在开车十五分钟。今年改革了一下,我对二姐说:“不再专门上你家了,电话上就等于叫你了,我们都上大姐家吧。”于是,中午大哥、二姐和我一家,都相聚在大姐家,三代同堂,几十口人。大姐的大外甥已经是高中生了,二姐的外甥女刚刚几个月,当中生了七八个十几岁、七八岁、五六岁、三四岁的孩子,见了我们,一齐舅姥爷、舅姥姥、姨姥姥地边叫边拜年。于是,一个个大红包发出去,吃饭前,又通过手机微信在“家和万事兴”的家庭群里纷纷发放“红包雨”,大家抢得不亦乐乎,其乐融融。

中午吃饭的时候,老一辈一桌,少一辈两桌。酒杯举起来,敬酒的一拨接一拨,趁此机会,给他们上一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勤俭节约”的家庭教育课,当然啦,大姐仍然为我精心准备了红豆沙馍馍。

饭后我们要走的时候,年近七旬的大姐哭了,哭得没有走出堂屋,送我们上车的是外甥和外甥闺女们。看着孩子们青春的面孔,我知道,再多的热闹,也拂不去大姐心头的遗憾和伤痛,因为,有娘的那些好时光,是再也回不来了。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含英咀华】

## 节日

□君羊

人为扯下日历中  
薄薄的一页  
却沉重地载负  
快乐的期待

喧嚣 灼耀  
原本的平淡  
塞进欢腾的泡沫  
陶醉  
海市蜃楼的虚幻

【时间乡愁】

## 故乡何处

□邵建国

我来京城已近二十年了,但也常常思念千里之外的故乡。犹如花树,移至他乡总是希望能够开花结果。这些年也算开出了几朵不起眼的小花,但我总觉得树根仍然还扎在很远的故乡。

临沂,一提起这个地方,我内心就涌动着一股暖流。自汉末至魏晋之间,故乡一带为避战乱出现了或倾家或独自的南下潮。举其中最著名者,有琅琊阳都(今临沂下属的沂南县)的诸葛亮。诸葛亮十三岁时随叔父南下荆襄,“躬耕于南阳”,二十六岁时辅佐刘备入川建立西蜀政权,成当时三足鼎立之势。随后的“南下干部”是晋之王羲之,重任于偏安江南的东晋政权,并以汲故鼎新之才成为卓立华夏的“书圣”。虽身居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却时时不忘江北旧郡,“吾乃琅琊临沂人也”。稍后又有南朝齐之著名诗人临沂人颜延之,与谢灵运齐名,世称“颜谢”。再后有临沂人颜之推,先在南朝梁,梁之后归北齐,最擅长的是散文,所著《颜氏家训》,至今仍在流传。

自公元二世纪末至六世纪中,三百多年南下的临沂人中不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顶尖的书法家,开创性的诗人和散文家。如果那时便有这协会那学会的话,临沂籍先贤当无愧为领军人物,应该是绝不虚誉的。

到了近代,临沂这片哺育英才的沃土又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抗战爆发后,由罗荣桓、陈光、肖华等率领115师的一部分主力,经鲁西南来到临沂,面对日伪强敌,连战皆捷,使临沂一时成为山东抗战的首府。极具影响力的重大事件是: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山东党、政、军领导机构在临沂大张旗鼓地召开了山东全省的战斗英雄大会。后来成为烈士的山东特等战斗英雄任常伦同志在大会上作了振奋人心的讲话。

故乡这片被烈士鲜血浸染的红色土地,一直吸引着全国乃至国际上的革命者和友好人士会集于此。新四军副军长、“从奴隶到将军”的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罗炳辉因战事频繁、积劳成疾,于1946年病逝于临沂兰陵。毛泽东主席在抗战胜利前后所写的文章中,十分欣喜地将临沂与张家口、烟台、威海、淮安、菏泽等列入解放区的“重要城市”,这当然也是有根据的——临沂从来就不是普通的县份,清代它就是山东十府中的沂州府所在地。

临沂历来是鲁、苏之间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原先主要是农产品,改革开放后则是全方位的商品,物流的重要基地;不仅在本地,松开拳头张开五指还能将苏、豫、皖乃至沪浙紧握,相互沟通,而且在某些外商心目中,这儿与浙江义乌都是不可忽视的香饽饽。随着“一带一路”的勃兴,大蒜也好,兰陵美酒也好,优质的货品都会成为中亚和东欧的抢手货。过去说种茶过不了淮河,如今我们这地区甚至更往北的日照所产的绿茶别有风味,远销各地。一问:哪儿产的?——山东,太阳老仙儿一高兴,破例光顾敢于跨越、善于创新的沃土上的人们。尤其是青岛至连云港的铁路开通之后,往南与淮安、盐城、南京、苏杭,往西跨上欧亚大陆桥,从临沂西行的中欧直通列车真的是指日可待了。俺老家有这样的俗语:乡亲一高兴,自己蹦一蹦,老家一开张,自己梦也香!